

托尔斯泰文集

安娜·卡列尼娜

草婴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2812.44
1512



20019794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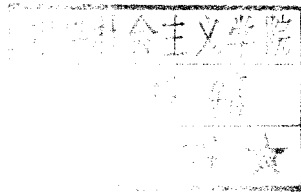
29-1 885.0

托尔斯泰文集

安娜·卡列尼娜

草婴译

上册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200197937

I 012/100

29-1=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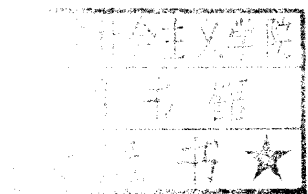
55001

托尔斯泰文集

安娜·卡列尼娜

草婴译

下册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Л. Н. Толстой
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

本书根据 *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*
Т 8—9.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8 年版译出

托尔斯泰文集
安娜·卡列尼娜
上册
草婴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6 1/32 印张 17 插页 10 字数 372,000
1982 年 4 月第 1 版 1984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印数: 120,001—220,000 册(内精装 2,000 册)

平装定价: 2.60 元 精装定价: 3.90 元

书号: 10188·232

Л. Н. Толстой
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

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
Т 8—9. Гослитиздат. 1958 年版译出

托尔斯泰文集
安娜·卡列尼娜
下 册
草 婴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5.25 插页 7 字数 331,000
1982 年 4 月第 1 版 1984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印数: 120,001—219,700 册(内精装 2,000 册)

平装定价: 2.55 元 精装定价: 3.65 元

书号: 10188·330

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*

“忍耐交托，等候报应”

- 引自《新约全书·罗马人书》第十二章十九节，全句为：“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：‘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’”

目 次

第一部	1
第二部	149
第三部	299
第四部	437
第五部	537
第六部	675
第七部	823
第八部	943
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各章内容概要	1003

第一 部

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，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。

奥勃朗斯基家里一片混乱。妻子知道丈夫同原先的法籍家庭女教师有暧昧关系，就向丈夫声明，她不能再同他生活在一起。这种局面已持续了三天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不仅夫妻两人，而且一家老少，个个都感到很痛苦。大家都觉得，他们两个这样生活在一起没有意思，就算是随便哪家客店里萍水相逢的旅客吧，他们的关系也要比奥勃朗斯基夫妻融洽些。妻子一直关在自己房里，丈夫离家已有三天。孩子们象野小鬼一样在房子里到处乱跑；英籍家庭女教师跟女管家吵了嘴，写信请朋友替她另找工作；厨子昨天午餐时走掉了；厨娘和车夫也都辞职不干。

吵架后的第三天，斯吉邦·阿尔卡迪奇·奥勃朗斯基公爵（社交界都叫他小名斯基华）照例在早晨八点钟醒来，但不在妻子的卧室里，而在书房的皮沙发上。他那保养得很好的肥胖身子在沙发上翻了个身，抱着个枕头使劲贴住面颊，仿佛还想睡一大觉。但突然一骨碌爬起来，坐在沙发上，睁开眼睛。

“嗯，嗯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他回想着刚才的梦。“嗯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对了，阿拉平在达姆斯塔特^①请客；不，不是达姆斯塔特，是美国的什么地方。对了，达姆斯塔特就在美国。对了，阿

拉平在玻璃做的桌子上请客，大家唱意大利歌儿《我的宝贝》^②，不，不是唱《我的宝贝》，是唱更好听的曲子；还有些玲珑的水晶玻璃瓶，可这些酒瓶原来都是女人。”

奥勃朗斯基高兴得眼睛闪闪发亮。他想得出神，脸上浮着微笑。“对，真有意思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还有许多妙事，可惜一醒来就忘记，连印象都模糊了。”他看到厚窗帘边上漏进来的一线阳光，快乐地从沙发上挂下双腿，用脚去探索妻子亲手绣上花的那双金色皮拖鞋（去年的生日礼物），并且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，不等起床，就伸手去摸挂在卧室老地方的那件晨衣。这时他才明白，自己并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，而是睡在书房里，以及怎么会睡在这里。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，他皱起眉头。

“啊呀呀，啊呀呀！真糟糕！”他一想到家里出的事，就叹起气来。他的脑子里又浮现出他同妻子吵架的详情细节，想到他那走投无路的处境，以及他一手造成、最使他苦恼的事端。

“唉！她不原谅我，她不肯原谅我。最糟的是什么事都怪我，都怪我，可我又没有错。全部悲剧就在这里，啊呀呀！”他回想着这场争吵中最使他痛苦的情景，颓丧地叹着气。

最不痛快的是他刚从剧场回来的那个情景。当时他兴冲冲地拿着一个大梨子要给妻子吃，可是她不在客厅里。奇怪的是书房里也找不到她，最后到了卧室，才发现她手里拿着那封使真相大白的该死的信。

她，这个永远忙忙碌碌、心事重重、被他认作头脑简单的陶丽，手里拿着信，一动不动地坐着，脸上带着惊讶、绝望和忿怒的

① 德国西部一个城市。

② 原文为意大利语。以下排仿宋体者，原文均为俄语以外的外语，未注明语种者均为法语。

神色瞧着他。

“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”她指着信问道。

每次想到这情景，奥勃朗斯基感到最难堪的，往往不是事件本身，而是他回答妻子时的那副蠢相。

他当时的感觉就象一个人干了丑事突然被揭发了似的。在他的过错暴露以后，他站在妻子面前的那副模样，实在太别扭了。他既不感到委屈，也不否认，也不辩解，也不讨饶，甚至装得满不在乎——真是糟得不能再糟了！——脸上竟不由自主地（奥勃朗斯基爱好生理学，认为这是“延髓反射作用”），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出那种他平时常有的敦厚而愚憨的微笑。

他因这样的憨笑不能饶恕自己。陶丽一看见他这种笑容，就象被针扎了一下似的，浑身打了个哆嗦。她按捺不住怒气，嘴里吐出一连串尖刻的话，奔出房间。从此她就不愿再见他了。

“都怪我笑得太傻了，”奥勃朗斯基想。

“但有什么办法呢？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他绝望地问自己，可是答不上来。

二

奥勃朗斯基对待自己是诚实的。他不能欺骗自己，不能装作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恨。他今年三十四岁，是个多情的美男子，他的妻子比他只小一岁，却已是五个活着、两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。现在他不再爱她了，这一层他并不后悔。他后悔的是没有把那件事瞒过妻子。不过，他感觉到自己处境的为难，也替妻子、孩子和自己难过。他要是早知道这件事会让妻子如此伤

心，也许会竭力把这罪孽瞒住，不让她知道。这个问题他从没认真考虑过，只模模糊糊地感到妻子早已知道他对她不忠实，不过装作没看见罢了。他甚至认为，她已经年老色衰，失去风姿，毫无魅力，纯粹成了个贤妻良母，理应对他宽宏大量，不计较什么。谁知正好相反。

“唉，真糟糕！啊呀，真糟糕！”奥勃朗斯基一直唉声叹气，一筹莫展。“没出这件事以前，一切都多么如意，我们的日子过得多美！她有了几个孩子，感到心满意足，十分幸福。我也从不干涉她的事，让她随意照顾孩子，料理家务。说真的，糟就糟在她原是我们的家庭教师。真糟糕！勾搭自己家里的家庭教师的确有点儿庸俗，下流。可她是个多么迷人的家庭教师啊！（他清晰地想起了罗兰小姐那双调皮的黑眼睛和她的笑靥。）不过她在我们家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放肆过。现在最糟糕的是她已经……真象有意跟我过不去似的！啊呀呀！究竟怎么办呢，怎么办呢？”

在生活中遇到各种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时，他通常解决的办法就是：过一天算一天，抛弃烦恼忘记愁。他现在也别无他法。但此刻他可不能靠睡眠来忘掉烦恼，至少不到夜里办不到，因此也就不能重温有酒瓶女人唱歌的美梦，只好浑浑噩噩地混日子。

“往后瞧着办吧，”奥勃朗斯基自言自语。他站起来穿上一件蓝绸里子的灰色晨衣，拉起腰带打了个结。他挺起宽阔的胸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照例迈开那双轻灵地支撑着他那肥胖身子的八字脚，精神抖擞地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，使劲摇了摇铃。他的贴身老仆马特维应声而来，手里拿着衣服、靴子和一封电报。理发师手拿理发用具也跟着马特维走进来。

“衙门里有没有来公文？”他接过电报，在镜子前坐下来问。

“在桌上呐，”马特维回答，疑惑而又同情地瞅了老爷一眼，

等了不多一会儿，又露出调皮的微笑补了一句：“马车行老板派人来过了。”

奥勃朗斯基什么也没回答，只在镜子里瞧了瞧马特维。从镜子里相遇的目光中可以看出，他们彼此是很了解的。奥勃朗斯基的眼神仿佛在问：“你何必说这话呢？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”

马特维双手插在上装口袋里，伸出一只脚，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忠心耿耿地对主人默默看了一眼。

“我叫他下个礼拜天再来，这以前别再来打扰您，来也是白搭，”——这句话他显然是预先想好的。

奥勃朗斯基懂得，马特维想说说笑话，逗人家注意。他拆开电报，看了一遍，猜测着电报里常有的几个译错的字，顿时容光焕发。

“马特维，我妹妹安娜·阿尔卡迪耶夫娜明天就要到了，”他做了个手势，要理发师那只光润的胖手停一下，说道。理发师正在他那又长又髻的络腮胡子中剃出一条粉红色的纹路来。

“赞美上帝，”马特维回答了一声，表示他象老爷一样懂得她这次来访的重大意义，就是说，安娜·阿尔卡迪耶夫娜，奥勃朗斯基的爱妹来访，也许能使兄嫂言归于好。

“就她一个，还是同姑爷一起来？”马特维接着问。

奥勃朗斯基不好回答，因为理发师正在剃他的上唇，他就竖起一只手。马特维对镜子点点头。

“一个人。给她收拾楼上的房间吧？”

“你去报告达丽雅·阿历山德罗夫娜，她会吩咐的。”

“报告达丽雅·阿历山德罗夫娜吗？”马特维疑惑不解地问。

“对，去向她报告。噢，你把电报拿去给她看，她会吩咐的。”

马特维心里明白：“您这是要我去试探一下，”但嘴里却说：“是，老爷。”

当马特维手里拿着电报，穿着卡察卡察响的长靴慢吞吞地回到房里的时候，奥勃朗斯基已经梳洗完毕，正要穿衣服。理发师已经走了。

“达丽雅·阿历山德罗夫娜要我向您回禀，她要走了。她说，‘他——就是说您——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，’”马特维眼睛里含着笑意说，接着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歪着脑袋打量主人。

奥勃朗斯基不作声。随后他那漂亮的脸上浮起了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。

“呃？马特维！”他摇摇头说。

“不要紧，老爷，会解决的，”马特维说。

“会解决吗？”

“会的，老爷。”

“你这样想吗？谁来了？”奥勃朗斯基听见门外有女人衣服的窸窣声，问道。

“是我，老爷，”回答的是一个女人坚定而愉快的声音。接着老保姆马特廖娜严厉的麻脸从门外探了进来。

“哦，什么事，马特廖娜？”奥勃朗斯基迎着她走到门口，问道。

尽管奥勃朗斯基在妻子面前一无是处，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，但家里几乎人人都站在他一边，就连达丽雅·阿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，这个老保姆，也不例外。

“什么事啊？”他垂头丧气地问。

“您去一下吧，老爷，再去认个错。也许上帝会赐恩的。她太受罪了，人家瞧着她都觉得可怜。再说家里闹得颠三倒四的，也

不是个办法。老爷，您得可怜可怜孩子他们哪。去认个错吧，老爷。有什么办法呢！玩出事情来了……”

“她不肯同我见面呢……”

“您只要尽心尽力就行。上帝是仁慈的，老爷，您一定得祷告上帝，祷告上帝。”

“好的，你去吧，”奥勃朗斯基突然涨红了脸说。“来，让我换衣服，”他对马特维说，随即利索地脱下晨衣。

马特维举着那件洗净熨挺的衬衫，好象举着一具马鞭，吹吹上面看不见的灰尘，这才满意地把它套在老爷强壮的身体上。

三

奥勃朗斯基穿好衣服，身上洒了香水，拉齐衬衫袖口，照例把香烟、皮夹子、火柴、系着双重链子带表坠的怀表分别放到几个口袋里，然后又抖了抖手帕。尽管他在家庭生活中遭到了不幸，但觉得自己还是那么清洁健康，浑身芳香，精神抖擞。他微微抖动双腿，走进餐厅。餐厅里已给他准备好咖啡，咖啡杯旁边摆着信件和公文。

他看了信件。有一封是那个想买他妻子林产的商人写来的，他看了很不愉快。那座树林非卖不可，但现在同妻子还没有言归于好，这件事就根本谈不上。他感到最不愉快的是，这种金钱上的利害关系，竟会牵涉到当前他同妻子的和解问题。一想到他会受这种金钱关系的支配——为了出卖树林而非同妻子讲和不可，——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。

奥勃朗斯基看完信，把公文挪到面前，迅速地翻阅了两件公